

接下來的數日，一如既往。

三日月在門前向他揮手，叮嚀他小心謹慎，那笑容依舊雅緻；不同的是一期沒有開口回應，一句熟悉平常的話語，此時他竟覺得如此尷尬不已。

當陽光偏斜，轉落到山的另一側，他背著薪柴，擰著獵物，踏著塵土碎石返來；三日月亦如常在庭院裡收拾曝曬的藥材，本當如常如常，日復一日如是。

可如今一期會在三日月轉身時騰紅了臉。

那笑容和身型，以及那漂亮的雙眸，深深刻在他的腦中。

一期甚至沒有說上一句「我回來了」，只是卸下身上所持之物，便獨自走到井邊打水清洗。井水清澈，盛在長年使用的黝黑木桶中，像是一面鏡子，將他的臉龐映得清清楚楚。

他在水中看到年輕俊朗的臉。

一期不禁想起，打從他在三日月手下懂事以來，似乎沒有在三日月面前照看過自己的野狼型態；自然他是有看過的，藉著湖泊溪流倒影，他瞧見自己的狼型，一匹青色的狼，一匹有著強健的四肢、銳利的牙以及蒼空毛色和金瞳的狼，貨真價實的狼。

人型著實方便，砍材採集、農活家事，有著許多四足踏地辦不到的好處——比如拉弓搭箭，他能獲取一般野狼難以品嚐的飛禽山鳥——；而一期心底知道，當他撒開四肢，在樹叢草間奔跑追獵時，他感到自在歡快，他確確實實流著狼族的血。

一期曾問過三日月，不擔心他跑了嗎？三日月聽了只是笑笑，他說：我是不可能束縛你的，來去由你，或許哪天你在林間遇見可愛的小母狼，就共組家庭了。

那時三日月還說了什麼？

他說了：倘若你還願意回來，嗯，即使帶著你的母狼和小狼，我也歡迎，只是記得，別把我身邊的動物們給吃了。

——別把我身邊的動物們給吃了。

一期將臉埋入水中，他是沒吃了那些可愛動物，而是該死的吃了別種東西，城裡人調侃吹噓那種抽象的，吃。

等待一期稍為平復情緒，他還是進了屋，燃起柴火，與三日月一同做飯用餐。

一期進食如同他的外貌一般，斯文有禮，舉止合宜。還記得城裡人半是誇讚半是驚嘆，說與他的出身對應不上，比起深山居戶，他更像是王公貴族，而一期只是笑著回應過獎過獎。

這些也是三日月教給他的。三日月說：你要進城，就得有個人樣。

在一期印象中，他們會在晚餐時刻閒聊幾句，尤其當他從城裡返來，他更是希望分享此趟所見所聞、而三日月總是笑著凝聽。

他的笑容是那麼好看，美得直擊他內心深處，一期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何時對三日月動了愛慕之情。

夜漸深。

三日月習慣在睡前稍作盥洗。他們本就居住在人煙罕至之處，深山密林隨著天上星斗偏移，好似也幽沉沉睡去，此刻取水聲顯得格外響亮。

半長的袖子，讓三日月的手臂露了出來。那雙手臂，大概是平時遮蓋在長袍下、缺乏日照，即使襯著白色麻衫仍顯白皙，此刻上頭還有些不明顯的淡斑。

一期在不遠處望著。

他想像和三日月同處一張床上，在銀白月光之下，那雙手臂攀附上他的肩背，然後相擁，接著他們便會接吻，他們會有美好且值得溫存的夜晚。

可惜現實並非如此，即便他的印象猶如被蓋上濃霧那般模糊，一期還是得承認：那是一場荒謬還有些怪誕的性愛。

他想著自己是否急躁地撕去三日月的衣物，然後侵犯了他，三日月又是怎麼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道抓痕……好吧，雖然皮毛緩衝了大半，更多的是被揪下的狼毛。

他覺得自己肯定相當粗暴，那些零散在地的狼毛就是最好的證據。

以及三日月身上的痕跡。

想到這裡，一期又一次覺得該把自己給活埋。狼型、狼型！他怎麼就以原始姿態辦事了！

只見三日月用手掌沾了一些水，在手臂上來回摩擦，像是想要擦掉那些痕跡一樣。

一期突然覺得該上前為他舔舐，又旋即用力將想法甩出腦海。不對，他在想什麼，那怎麼樣都會很糟糕，無論什麼型態。

他抬眼看見三日月對他招手，「幫我洗頭吧？」三日月這麼要求，一期答應了。

三日月坐在矮樁上，一期先是為他打濕頭髮，然後仔細搓揉；三日月眯起眼，很享受似的。

這並不是一期首次幫忙洗髮，事實上這還是三日月教導的，他認為這種方式清潔更為徹底，也享受按壓頭皮略帶酥麻的感覺——讓人服務的感覺的確很好，於是在一期學會該項技能之後，三日月留的髮，長了那麼一些。

憑著手感，一期觸摸到底下的結痂，不用撥開髮尾，他也知道那是什麼痕跡，而他正是兇手。

傷口不深，仍會滲血；一期強烈懷疑在當下他甚至滿意地舔了那些殷紅微小的血珠。

真是、完完全全順著本能走了。

啊啊，他上回咬三日月，是什麼時候的事了？

他的印象十分模糊，只是深刻記得那一巴掌。

還被掐住嘴。

身為肉食生物，他自然對於充滿青草味的湯水反感，何況當時的他只是一隻幼狼。他不識好歹將藥草給嘔了出來，三日月開始倒也不怎麼惱火，耐心勺昏送入他口中，直到他鳴了聲，亮牙對著三日月手腕就是一口；然後他便挨了巴掌，三日月也收起溫和的態度，不再輕撫順毛，捏著他的脖頸，用力撬開他的嘴，將藥湯硬是灌了進去，為了避免他反胃，更是將他嘴吻緊緊壓在手掌中。

『給我吞下去。』一期認為那是他首次聽懂所謂人類的語言。

「怎麼了？」三日月見一期沒有動作，張口詢問，語氣輕朗澄澈，像是滿月將森林照亮。

「是不是想起你被我揍的那天？」

三日月將手搭上後頸，撫摸尚未癒合的坑洞，像是嘆息又像是埋怨，之中半參雜惱怒：

「我可不記得教過你咬人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一期並不曉得該如何反應，只是直覺的道歉。

「你該道歉的事情還多著。」三日月說，「有什麼想說的，都說出來吧。」